

GUWEN
MINGPIAN



文學
經典
賞

古文名篇

文 学
经 典 鉴 赏

GUWEN
MINGPIAN



古文名篇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经典鉴赏·古文名篇/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 —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326-5252-5

I. ①文… II. ①上… III. ①古典散文—鉴赏—中国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4806 号

文学经典鉴赏·古文名篇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编

责任编辑 张秋文

装帧设计 姜 明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www.cishu.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613 000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6-5252-5/I·430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571-63781028

目录

先秦文

《左传》

- 1… 郑伯克段于鄢
- 3… 曹刿论战

《战国策》

- 4… 邹忌讽齐王纳谏
- 6… 触龙说赵太后

《论语》

- 9…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 10… 季氏将伐颛臾章

《孟子》

- 12… 天时不如地利章
- 13… 鱼我所欲也章

《庄子》

- 14… 逍遥游

《晏子春秋》

- 19… 晏子使楚

《孙子》

- 20… 谋攻

《韩非子》

- 22… 说难

《礼记》

- 25… 《学记》三则

屈原

- 26… 卜居

宋玉

- 28… 风赋
- 30… 对楚王问

李斯

- 32… 谏逐客书

两汉文

贾谊

- 35… 过秦论(上)

晁错

- 38… 论贵粟疏

东方朔

- 41… 答客难

司马迁

- 43… 管晏列传
- 46… 廉颇蔺相如列传
- 52… 报任少卿书

毛亨

- 57… 毛诗序

班固

- 59… 苏武传

王粲

- 65… 登楼赋

陈琳

- 67… 为袁绍檄豫州

魏晋南北朝文

曹操

- 70… 让县自明本志令

诸葛亮

- 74… 前出师表
- 77… 后出师表

曹丕

- 80… 典论·论文

曹植

- 82… 洛神赋

嵇康

- 85… 与山巨源绝交书

李密

- 89… 陈情表

向秀

- 91… 思旧赋并序

刘伶

- 93… 酒德颂

陈寿

- 94… 隆中对

陆机

- 96… 文赋

鲁 褒

103 ... 钱神论

王羲之

106 ... 《兰亭集》序

陶渊明

108 ... 桃花源记

110 ... 五柳先生传

111 ... 归去来兮辞并序

谢惠连

113 ... 雪赋

刘义庆

116 ... 王子猷雪夜访戴

117 ... 刘伶病酒

鲍 照

118 ... 芜城赋

谢 庄

121 ... 月赋

孔稚珪

123 ... 北山移文

江 淹

126 ... 恨赋

128 ... 别赋

丘 迟

132 ... 与陈伯之书

陶弘景

135 ... 答谢中书书

郢道元

137 ... 三峡

吴 均

138 ... 与宋元思书

钟 嵘

139 ... 《诗品》序

庾 信

144 ... 《哀江南赋》序

隋唐五代文

骆宾王

148 ...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王 勃

150 ...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李 白

154 ... 与韩荆州书

156 ... 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

李 华

158 ... 吊古战场文

韩 愈

161 ... 原道

165 ... 杂说(四)

166 ... 师说

168 ... 进学解

171 ...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173 ... 祭十二郎文

176 ... 鳄鱼文

白居易

177 ... 与元九书

刘禹锡

183 ... 陋室铭

柳宗元

184 ... 梓人传

187 ... 种树郭橐驼传

189 ... 捕蛇者说

192 ... 钴姆潭西小丘记

193 ...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195 ... 小石城山记

杜 牧

196 ... 阿房宫赋

孙 樵

201 ... 书褒城驿壁

罗 隐

203 ... 英雄之言

陆龟蒙

204 ... 野庙碑并诗

宋金元文

王禹偁

206 ...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范仲淹

208 ... 岳阳楼记

欧阳修

211 ...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213 ...	醉翁亭记
215 ...	秋声赋
<u>苏 洵</u>	
218 ...	六国论
<u>周敦颐</u>	
219 ...	爱莲说
<u>曾 巩</u>	
221 ...	墨池记
<u>司马光</u>	
222 ...	谏院题名记
<u>王安石</u>	
223 ...	读《孟尝君传》
224 ...	答司马谏议书
226 ...	同学一首别子固
228 ...	游褒禅山记
<u>苏 轼</u>	
230 ...	刑赏忠厚之至论
231 ...	上梅直讲书
233 ...	石钟山记
235 ...	记承天寺夜游
237 ...	前赤壁赋
239 ...	后赤壁赋
<u>苏 辙</u>	
241 ...	上枢密韩太尉书
243 ...	黄州快哉亭记
<u>李格非</u>	
245 ...	书《洛阳名园记》后
<u>陆 游</u>	
247 ...	烟艇记
<u>范成大</u>	
249 ...	峨眉山行纪
<u>朱 熹</u>	
253 ...	百丈山记
<u>周 密</u>	
255 ...	观潮
<u>文天祥</u>	
256 ...	《指南录》后序
<u>谢 翱</u>	
261 ...	登西台恸哭记
<u>元好问</u>	
263 ...	市隐斋记

<u>李孝光</u>	
265 ...	大龙湫记

明 文

<u>宋 濂</u>	
267 ...	送东阳马生序
<u>刘 基</u>	
268 ...	卖柑者言
<u>高 启</u>	
269 ...	书博鸡者事
<u>王守仁</u>	
272 ...	瘞旅文
<u>归有光</u>	
274 ...	项脊轩志
<u>徐 渭</u>	
276 ...	自为墓志铭
<u>宗 臣</u>	
278 ...	报刘一丈书
<u>王世贞</u>	
280 ...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u>袁宗道</u>	
282 ...	极乐寺纪游
<u>袁宏道</u>	
283 ...	徐文长传
287 ...	满井游记
<u>钟 惺</u>	
289 ...	浣花溪记
<u>徐宏祖</u>	
291 ...	游黄山日记(后)
<u>魏学洵</u>	
293 ...	核舟记
<u>张 岱</u>	
295 ...	西湖七月半
297 ...	湖心亭看雪
<u>张 溥</u>	
299 ...	五人墓碑记

清 文

<u>黄宗羲</u>	
303 ...	原君

顾炎武

305 ... 复庵记

侯方域

308 ... 马伶传

王夫之

309 ... 论梁元帝读书

林嗣环

313 ... 口技

汪 琬

315 ... 传是楼记

方 苞

317 ... 左忠毅公逸事

郑 燮

319 ...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彭端淑

321 ... 为学一首示子侄

全祖望

322 ... 梅花岭记

袁 枚

325 ... 黄生借书说

327 ... 祭妹文

姚 鼐

330 ... 登泰山记

汪 中

332 ... 哀盐船文

龚自珍

335 ... 病梅馆记

严 复

337 ... 译天演论自序

梁启超

340 ... 少年中国说

林觉民

345 ... 与妻书

先秦文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

初，郑武公娶于申^①，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②，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③，他邑唯命。”请京^④，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⑤曰：“都城过百雉^⑥，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⑦；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⑧，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⑨。公子吕^⑩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⑪。”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⑫。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⑬。”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⑭，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⑮。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⑯。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⑰，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⑱，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⑲之。”公曰：“尔有母遗，繄^⑳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㉑。”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㉒。”其是之谓乎！

① 郑武公：姬姓，名掘突。申：国名，姜姓，侯爵，故城在今河南南阳。② 寤生：寤乃“悟”之借字，犹言逆生，指婴儿足先出。③ 虢叔：东虢国君，姬姓，立国于今河南荥阳东北。虢叔恃其地势之险固，有骄侈怠慢之心（《国语·郑语》），公元前767年为郑所灭。④ 京：郑国地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南。⑤ 祭(zhài)仲：郑大夫，亦称祭足。⑥ 都城过百雉：都，都邑；城，城垣。城长一丈、高一丈谓之堵，三堵为雉，故雉为高一丈长三丈，百雉为长三百丈。《战国策·赵策三》马服君对田单曰：“且古者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与《左传》“城过百雉，国之害也”相符。⑦ 参国之一：参，同“三”。国，国都。此言大的都邑，其城不过国都三分之一。⑧ 不度：不合法度。非制：非法制所许。⑨ 西鄙北鄙贰于己：谓将郑西部与北部边境之二邑既属于郑，又属于己，为两属之地。⑩ 公子吕：字子封，郑国大夫。⑪ 无庸：庸，用。无庸，犹言用不着。将自及：谓祸将及其自身。⑫ 廩延：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延津附近。⑬ “不义”二句：不义不昵，不义则不昵。昵，据《说文》当作“黏”，黏连的意思。二句谓不义就不能团结众多的人，势力再雄厚也要崩散。⑭ 完聚：完，完（坚牢）城郭。聚，聚粮食。缮甲兵：修缮盔甲兵器。具卒乘：具，充足；卒，步兵；乘，车兵。⑮ 鄢：郑国地名，在今河南鄢陵附近。⑯ 共(gōng)：本为国名，后为卫别邑，在今河南辉县。⑰ 寘：同“置”。城颍：郑国地名，在今河南临颍西北。⑱ 颍考叔：郑大夫。颍谷封人：颍谷，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登封；封人，管理边界的官吏。⑲ 遗(wèi)：赠与，送给。⑳ 繄(yī)：语助词。㉑ 泄(yì)泄：舒散快乐的样子。㉒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见《诗经·大雅·既醉》。匮，竭尽；锡，赐予。意为孝子孝敬父母无竭尽之时，所以能经常感化族类的人。

公元前722年,在郑国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件骨肉相残的事件,这就是《春秋》上所谓的“郑伯克段于鄢”。《公羊》《穀梁》都提到这件事,发表了一些议论。但从事件的叙述、人物的刻画方面来说,《左传》的文字写得最具体精彩,历来脍炙人口。

姜氏厌恶其子郑庄公,始于郑庄公出生时的难产。可是她对于共叔段,却又非常溺爱,屡次请求郑武公废长立幼。虽遭到武公的拒绝,但姜氏并不就此罢休,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女人不仅愚蠢而且顽固。姜氏的一恶一爱,始终贯串于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的过程,正是行文的脉络所在。

郑庄公即位后,姜氏要求把制邑分给共叔段。制,地在虎牢,形势十分险要。姜氏为共叔段要求封制的居心何在,郑庄公是十分清楚的,当然不能允许,直截了当地告诉姜氏:“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据说虢叔恃险不修德政,结果被郑武公所灭。对于郑庄公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杀机,姜氏未必能够完全参透。求制不得而求京,这也在郑庄公意料之中。由此可见,姜氏的筹算一开始就落入郑庄公的掌握之中了。

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总是把维护自己的权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即使母子兄弟之间,也丝毫不能缓解他们之间权力之争的矛盾。从郑庄公即位到共叔段外逃,共经过了二十二个年头。这漫长的岁月,突出地表现了郑庄公蓄谋之久,甚至连他的左右大臣也察觉不出其心迹,被蒙在鼓里。当祭仲提出京的制度不合规定的时候,郑庄公却说:“姜氏要这么干,我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威胁呢?”装成无可奈何的样子。等到祭仲提醒他“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时,他才说出“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的话。这个“毙”字和“虢叔死焉”的“死”字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在这一点透露之中,也遮上了一块帷幕:表明这是在自杀,而非他杀,企图逃避杀弟的罪责,可说既狠毒又狡猾。

郑庄公设下的陷阱,就是养共叔段之骄,纵共叔段之欲,使其不断膨胀,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权力欲望的沟壑是永远填不满的。郑庄公竭力容忍共叔段的得寸进尺,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处在被动地位,实际上主动权仍然掌握在郑庄公的手里。如果加以扼制,共叔段就会收敛,郑庄公企图使其自我毁灭的目的就会落空。因此,不管共叔段使“西鄙北鄙贰于己”也好,还是进而把二邑归为己有,封地扩展到廩延也好,郑庄公都不露声色,听之任之。即使他的心腹公子吕连续向他提出警告,甚至说出“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这样的话来激他,他都不为所动。这说明郑庄公的深藏不露,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等到共叔段完成了进攻国都的准备,并得知姜氏开城作内应的确切时间之后,郑庄公才发布讨伐共叔段的命令。长期郁结的怨恨一下从“可矣”二字中迸发了出来。公子吕伐京后,共叔段逃到鄢,郑庄公又亲自率军攻鄢,终于使共叔段彻底垮台。对于姜氏当然也不会放过,把她放逐到城颖,而且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怨恨之深溢于言表,再也用不着掩盖了。

和郑庄公的极端冷酷相比,共叔段则表现为极度狂热。这种狂热,既表现了攫取权力的野心,也表现了施展权术的低能。共叔段的步步逼近,实际上都是在步步落入郑庄公为他设下的陷阱。争权夺利,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也可以使人变得骄横狂热。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封建统治者罪恶本质的表现。因此,这一对亲兄弟,犹如一根毒藤上结出的一双恶果,其胚胎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不过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失败者而已。

姜氏、共叔段母子的密谋及活动,在文章中并没有作正面描写,只是通过简要的记叙和郑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表现出来。这样写不仅使文字显得十分简洁,而且突出了郑庄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姜氏、共叔段的密谋活动,郑庄公了若指掌;而姜氏、共叔段对郑庄公的险恶用心及严密布署却毫无所知。妙在似明实暗,似暗实明。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对话,郑庄公这个奸雄的性格特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读来使人感到十分滑稽,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

天伦之乐吗？何况在郑庄公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感染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阙地及泉，隧而相见”，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了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宋 廓）

曹刿论战 《左传》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①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②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③。”对曰：“小信未孚^④，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⑤。”对曰：“忠之属也^⑥，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⑦。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① 间(jiàn)：参与。 ② 牺牲：祭祀时供献的猪牛羊。 ③ 信：诚。谓祭祀必以诚。 ④ 孚(fú)：取信于人。 ⑤ 情：实情。 ⑥ 忠之属：此谓尽心于民的一类事情。 ⑦ 长勺：鲁国地名，在今山东曲阜北。

鲁庄公十年(前684)，齐桓公由于鲁国曾经帮助过公子纠和他争夺王位，因此发动了一场攻打鲁国的战争。这就是春秋时代所谓的长勺之战。这次战役，强大的齐国反而被弱小的鲁国打败了，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左传》的记载，突出地说明了鲁国战胜的原因，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卓越的人物，他就是曹刿。

曹刿前人多认为就是曹沫，但说法不一。《史记·刺客列传》曾记载齐鲁两国在柯地会盟时，曹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归还侵鲁土地的故事，写得虎虎有生气，与《左传》所写的曹刿的气概非常逼似。“刿”与“沫”音相近，极可能是同一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管子》《荀子》《战国策》《国语》《史记》等书所载齐鲁之事，互有不合处，疑窦不少。看来曹刿(曹沫)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史家之笔与民间传说交糅在一起的。这些情况说明，曹刿确实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在齐军压境，鲁庄公准备迎战的关键时刻，曹刿请求见庄公。在这之前，曹刿的乡人曾劝阻他说：“让那些肉食者去考虑对策吧！你何必参与进去呢？”“肉食者”为习语，是当时人们对权贵的代称。不说当官的而说成是“食肉的”，本身就很有点嘲讽的味道。乡人的看法当然是消极的，反映了当时的世俗之见，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完全合拍；同时也透露了一般人民与权贵之间的隔阂与矛盾。这就为鲁国能否抵御齐国的入侵投下了一束阴影。对此，曹刿开门见山地指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充分表达了他对那些尸位素餐、误国误事的权贵们的蔑视。在当时那是很少有人

敢于这样说的。这说明曹刿是一个热血男儿,在国家危难之机,敢于挺身而出,献策出力。曹刿的态度显然很积极,与乡人之说是大相径庭的。文章起笔陡峭,显得跌宕有力,轩昂不群。

曹刿和庄公的对话,写得既条理分明,又错落有致。曹刿劈头先问:凭什么条件进行这场战争?从战略上来讲,这个提问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庄公接连回答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这是对贵族统治阶级来说的。第二个条件是“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牺牲玉帛,皆祭神之物。这是对天地神灵而言。这两条都被曹刿否定了。只有第三条“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才得到了曹刿的肯定。如果冤案太多,怨声载道,不能取信于民,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呢?所以民心的向背,至关重要。曹刿的注意力只集中到人民的身上,这是很了不起的见解。对话显示了曹刿与庄公见识之高低,使“肉食者鄙,不能远谋”的观点得到了具体的验证。这说明曹刿参与这次战役该有多么重要!

曹刿不仅勇于提出意见,而且积极要求参战。这就使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血肉饱满,奕奕动人。在交战中,曹刿两次阻止了庄公的轻举妄动;而当认为“可矣”之时,才让庄公击鼓冲锋或追逐败退之敌。然而文章只有可、否之辞,只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这是因为在紧张的战斗中,无暇多言;因而巧妙地形成了“悬念”,为下文的释疑解惑埋下了伏笔。这段文字,只是通过曹刿短促的语句和敏捷的动作,就生动地勾勒了人物的特征,渲染了战争的气氛。剪裁精当,笔墨可谓精练之极。

直到战斗结束,庄公还弄不清取胜的原因,这又一次说明庄公的懵懂,肉食者之不能远谋,与曹刿的精明机智更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曹刿对庄公的解答,是这次战役之所以取胜的最好总结和说明。这画龙点睛之处,正是本文主旨之所在。总之,士气和战机,在军事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乘“彼竭”之虚,奋“我盈”之威,故能克敌致胜。同时,只有掌握真实情况,方可作出准确的判断。所以,曹刿仔细观察到齐军败退时“旗靡辙乱”的情景后,才让庄公乘胜追击。兵不厌诈,在战争中必须高度警惕,慎重从事。结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支持的先决条件,可以看出,曹刿的战略思想确有指导意义。曹刿的解说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语气舒缓而充沛,反衬了前段行文节奏之短促,而与战后宽松的环境和喜悦的心情完全吻合。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左传》的文字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个特点。

本文有叙有议,叙中有议,议中有叙,相得益彰。全文只有二百二十余字,记叙了一桩有始有末的战争故事,描绘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总结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思想,这是很不容易的。“曹刿论战”这个题目是《古文观止》的编者加上去的,很有道理。因为它始终以曹刿的言论贯穿全文,中心突出,桴鼓相应,无一处无照应,无一处有破绽。(宋 廓)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

邹忌脩八尺有余^①,而形貌昳丽^②。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我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③,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④,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

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是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⑤。期年^⑥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⑦。

① 脩：同“修”，长。 ② 眈(yì)丽：漂亮，气度不凡。 ③ 旦日：明日。 ④ 孰：同“熟”，仔细。 ⑤ 时时而间进：隔一些时候，间或有人进谏。 ⑥ 期年：一周年。 ⑦ 战胜于朝廷：身居朝廷而战胜敌国。谓政治修明，不必用军事行动就能使敌国畏服。

邹忌是齐国有辩才的策士，善鼓琴。齐威王二十一年(前338)，忌以琴见威王，三日后拜为相。当时齐国有名的辩士淳于髡和门徒七十二人都瞧不起他，故意以很多涵义隐微的难题难他，邹忌却应答如流，使众人倾心折服。一年后，又封为成侯，大得信任。本文就是写他巧妙规劝齐王纳谏除蔽的故事。

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一、二自然段)写邹忌在与徐公比美的过程中，觉悟出受妻、妾、客三人的奉承蒙蔽；第二部分(三、四自然段)才正面写邹忌讽齐王纳谏及其效果。前者是生活小事，后者是政治大事，通过二者的内在联系，由此及彼，因小见大，由一件日常生活小事引发出政治生活中一番治国宏论，不仅寓意深刻，而且手法高明。这是本文最显著的一大特点。《战国策》中常善于通过寓言来说理，本文就是突出的一例。作为文体，寓言往往是通过一个小故事，借以引起人们的联想，获得某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和教训。作为修辞手法，寓言其实就是一种引喻，“援引前言以证其事”(《文则》)。而从逻辑上看，寓言又是一种类比推理。明乎此，便不难理解本文一、二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了。邹忌分别问妻、妾、客：“我与徐公相比谁美？”三人所答虽程度有别，却都说徐公不及邹忌美。但当邹忌亲自见到徐公，始则“孰视之”，再则“窥镜而自视”，便知“弗如远甚”了。于是觉悟出自己受蒙蔽的原因：妻之赞美是出于偏爱；妾之赞美是出于畏惧；客之赞美是出于“有求于我”。由此教训，作为发端，从小悟大，联类而及于齐王：既然自己在小家庭里尚容易受蒙蔽，那么齐王拥地方圆千里，城邑百二十座，岂不更易受蒙蔽？古人总是把“治国”视为“齐家”的扩大，于是产生了一连串的取譬类比：齐王后宫嫔妃成群，恰如自家之妻，无不对齐王偏爱；朝廷文武众臣之于齐王，犹如自家侍妾之于丈夫，无不畏惧；四境之内的臣民，犹如自家的来客，没有不有求于齐王的。所以齐王不可能听到逆耳忠言，而只能听到阿谀逢迎的假话。于是得出结论：齐王受蒙蔽一定到达极点了。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寓言的巧妙在于把寻常现成的东西表现得具有不能立即察觉的普遍意义。”本文中妻、妾、客对邹忌的奉承，就是“寻常现成”的生活现象，一般人就不易“立即察觉”出它对于安邦治国要善于纳谏这一“普遍意义”。邹忌不愧是策士谋臣，始则存疑“不自信”，继则通过“孰视”“窥镜”比较等亲自考察，又“暮寝而思之”，才获得了启迪，发现了它的“普遍意义”。这种运用寓言、引喻、类比的妙处，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的要义就在于意义与形象的联系和密切吻合。”(《美学》)这既是邹忌精于思考、巧于讽谏成功的秘诀，因而对读者富于哲理的启迪；也是本文在谋篇布局、表现技巧上的妙谛所在，从而使文势获得曲折动人，叙议妙合无痕的艺术效果。

善于以精练的语言、细微的笔法，刻画出人物鲜明的形象、性格，则是本文的另一大特色。文中描写邹忌其人，只开头两句用旁观者口吻写其外貌：身材之魁伟，容貌之漂亮。往下即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言语的描写，展示其内心活动：朝服衣冠，窥镜，问妻，这三个行动表现出邹忌自觉其美、顾影弄姿的得意，而又故意问妻、颇有炫耀之意的微妙心态。但其妻的过分赞美之词和徐公乃

齐国著称的美男子这一客观事实,又使他反而不敢自信,刻画出他尚有自知之明;于是又有“复问其妾”、再问来客等行动。这正是他很想胜过徐公,但又怀疑不如徐公这种矛盾意识的外化。故当徐公来时,他当面“孰视之”,发现“不如”徐公美;还不甘心失望,又“窥镜自照”加以比较,更觉“弗如远甚”。这又写出他不肯盲目轻信,事必躬亲考察的细致求实精神。妻、妾、客的奉承,与实际情况相反,促使他“暮寝而思之”,终于从三人同声赞美中分析出其不同的心态:分别出于“私我”“畏我”“有求于我”,则又刻画出他的善于思考分析、体察人情物理。文中只以“于是入朝”一句,就把上述生活体验联想推论到“讽齐王纳谏除蔽”的大事上。对齐王先叙述自己比美一事,仅用了五句话,只说结论而省略了细节过程,于此可见语言精练,剪裁得宜;但又不能完全省略,因为这正是他运用寓言进谏,取譬类比,证明齐王受蔽的前提和论据,从而与下文“私王”“畏王”“有求于王”构成类比。唯其先以自己家庭小事的体验上切入讽喻正题,才显得自然亲切、入情入理、委婉含蓄、娓娓动听;先动之以情,再喻之以理,才使齐王易于接受。这就刻画出邹忌早就存心讽劝齐王纳谏,关心国家大事,而又及时抓住生活体验,善于巧妙进谏这一谋臣辩士的性格特征。其他如妻、妾、客三人的语言,虽同属赞美谀词,而语气程度各别:妻之“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是极尽赞美的偏爱感情;妾之答话中少了句“君美甚”,不如妻之热情,显示出畏怯心理;客之“徐公不若君之美也”,语气更轻,是一种有求于人不得不敷衍逢迎的心态。三种不同语气的细微差别,展示出三人不同的微妙动机。这些都是笔法细致入微处。至于国王,一个“善”字,刻画出他听后的倾心折服;“乃下令”三字,则表现出他纳谏后立刻付之实施的决心;分“面刺”“上书”“谤议”三等赏赐,从横向空间展示出他广开言路,虚怀若谷,听取批评的胸襟;“令初下”“数月之后”“期年之后”三个阶段,则从纵向时间表现进谏者由多渐少至无这一渐进过程,暗示其蔽已彻底根除,突出纳谏的卓著效果。从语言上,比美中的三问三答,讽喻中所列齐王周围三种人的心态,以及下令中的三等赏赐和进谏中的三个阶段的不同情况,均用排比铺陈手法,参差整齐的句式,构成了纵横恣肆的语言风格。至于结尾写四国“皆朝于齐”,更显出于史无征、夸张扬厉的特点。结句“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与《苏秦始将连横》中“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的主张,精神一致,反映出纵横家贬战尚谋的倾向。从形式上则相当于《史记》列传后面“太史公曰”的论赞。所以,从全篇情节的生动完整、人物形象的鲜明和结尾论赞的体例来看,实乃《史记》纪传体之滥觞。(熊 笃)

触龙说赵太后 《战国策》

赵太后新用事^①,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②,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言^③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④。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郤^⑤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也^⑥。”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⑦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⑧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⑨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

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⑩，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⑪，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⑫多也。今媼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⑬，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媼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⑭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① 赵太后：即赵威后。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卒，以其子孝成王年幼，故由威后执政。用事：执政。② 长安君：威后少子，孝成王弟，长安君为其封号。质：作抵押的人质。按据《史记·赵世家》，此事发生于孝成王元年（前265）。③ 左师：官名。触龙：人名。按“触龙言”三字，原本作“触讦”。现据《史记》及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改。④ 揖：据清人王念孙考证，当为“胥”字传写之误。胥，同“须”，等待。⑤ 郢：当作“御(jù)”，劳累。⑥ 耆：通作“嗜”。少益耆食，谓稍渐增加食欲。和于身：使身体舒适。⑦ 贱息：对自己儿子的谦称。⑧ 黑衣：指卫士。当时赵宫廷卫士皆着黑衣。⑨ 填沟壑：指死亡。⑩ 燕后：赵太后之女，嫁燕王为后，故称燕后。⑪ 赵之为赵：指赵氏由晋国大夫，与韩、魏分晋后成为赵国国君之时。⑫ 重器：宝物。⑬ 山陵崩：喻指国君死亡，此指赵太后去世。⑭ 子义：赵国的有识之士。

本文是《战国策》中写谋臣巧谏成功的最佳篇什之一，出《赵策四》。其所以能千载传诵，历久不衰，就在于它富有永远感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和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迪。

全文描写的重点就在一个“说”字。因此，善于用轻松细致的笔触，描写人物委婉亲切的说辞，来表现人物隐约微妙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乃是本文最显著的艺术特色。触龙劝说赵太后的目的，是让她同意将爱子长安君入质于齐，以换取齐国派兵来解除秦对赵的军事威胁。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太后真正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个道理，这是劝说的主旨。但他谒见太后时所面临的困难僵局：一是“大臣强谏”均无效，而且已当众宣布“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二是听说触龙要来谒见，太后正气鼓鼓地等待着他。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下，任何高深的大道理都将无济于事，反会自取其辱。触龙真算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灵魂工程师和心理学家，他的说辞是分五步进行的。第一步：必须从感情上消除太后的逆反心理和敌对情绪，恭敬而亲切地说明自己谒见的目的，是因有足疾，久未见面，担心太后玉体有所劳累；故先问起居，次问饮食，再谈养身之道，绝不提起长安君。这一番热情的体贴关怀，终于使“太后之色少解”。紧张气氛缓和了，于是进入第二步：闲谈老年人溺爱幼子的心情，以期进一步从感情上让太后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出太后的心事，妙在只叙说自己的幼子舒祺，仍然绝不提长安君。但触龙所说舒祺最小，不成器，而老臣已年老体衰，私下又特别宠爱他。这些情况，不是和太后之爱长安君极相类似吗？故其实已隐约流露出长安君的影子。接着就说自己冒着死罪来向太后请求，趁自己未死之前让太后安排舒祺当一名宫中卫士，把前程安排好，自己才放心。这番话，既为下文要讲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一主旨伏根，又能使太后触类旁通，意识到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问题在于如何爱法。果然太后感兴趣地问道：“男子汉也宠爱自己的小儿子吗？”这句话意味着此前一批大臣只知道从国家利益出发讲大道理，让太后舍子入质，却没有人能理解、体贴妇人对幼子那种母爱的特殊感情，现在总算遇到一个“知音”了！触龙深知已触动太后心事，便抓住这句话，进一步反激太后

说：“比女人爱得还厉害。”于是引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她终于由“盛气”，“色少解”，到高兴地“笑曰”了，并且毫无戒心地暴露出自己的心事。这就顺理成章地为过渡到闲谈应当如何爱子这个话题奠定了基础。所以，善于洞悉对方心理变化的触龙，立即成功地进入了第三步，仍然不正面说长安君，而是借燕后作反衬，反而说太后疼爱燕后胜过疼爱长安君。这种反激法立刻奏效，引发出太后的反驳：“你错了，我疼爱燕后远不如疼爱长安君那么厉害。”这正是触龙千回百折希望得到对方的一句话，他才好由此委婉批评太后爱长安君爱得不深，应当像爱燕后那样才算爱得深远。于是他从容举出太后当初送燕后出嫁时，握着女儿的后跟，为之哭泣悲伤；走了以后，每当祭祀总要为之祝福，祈祷着希望女儿不要被休弃了回来，希望女儿子孙后代世世在燕国为王等事实。表面上似乎撇开了长安君，在争论太后疼女儿甚于幼子；骨子里却是旁敲侧击，曲意批评太后：真要疼爱长安君，就该像对燕后那样，为他长远前途着想。由于触龙不是像其他大臣那样批评她不该溺爱幼子，而恰相反，是批评她溺爱得还不够，要像溺爱燕后那样才算爱得深远，所以太后听着自然十分顺耳；又因为触龙设身处地进入角色，与太后一起动感情回忆疼爱燕后的那一幕幕真情实景，致使太后不知不觉完全落入老臣彀中，而回答说：“然（确实如此）。”一个“然”字，说明她已完全接受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个道理。于是触龙进入第四步，先连发两问：三世以前赵王子孙封侯的，而今其后裔还有没有仍然为侯的？不仅赵国，其他诸侯国的后裔还有没有仍然为侯的？太后回答都说没有。于是触龙精辟地揭示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子孙们地位尊贵而无功劳，俸禄优厚而对国家毫无贡献，所以无法保住王侯地位，必然会被别人取而代之，自己还会招致杀身之祸。如果说二、三两步，说舒祺、说燕后，与长安君保住王侯的关系距离还稍远，因而言辞曲而较缓，那么第四步则是说赵国王子王孙的命运，与长安君的关系距离则颇近，因而言辞直而趋急，步步紧凑。于是不容太后插话，触龙又进入第五步：直接把问题引到长安君身上进行类比论证，批评太后如今只给予长安君尊贵的地位、肥沃的封地、众多的宝物，却不趁现在让他为国立功，树立威信；一旦太后驾崩，长安君凭什么保持他在赵国的地位呢？此前无数曲折，至此方一针见血，击中要害，痛快淋漓而又句句力重千钧。然后语势顿缓，无限痛惜地说：“老臣以媼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计短”，正与前文“计深远”“计久长”遥相对应，而又仍然巧妙地归结到“爱长安君不若燕后”的话题上，始终都是顺着太后“爱子”、为长安君本身利益着想这一心态出发的。这种急中缓煞、刚而转柔的收结方法，仍留有不直接揭穿入质问题的余地，这就既说服了太后，又给她巧妙地留了个体面的下台台阶。果然太后终于被深深感动而醒悟，答应：“好。那就听凭你安排他吧！”同样妙在不直接说穿派长安君入质于齐这句话，彼此都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但又都不显尴尬，这正是触龙控制的最佳火候和分寸。至此，触龙忠诚为国，而又善于体察女人心理，巧于言辞，循循善诱，老谋深算而又热情真诚的谋臣形象，赵威后溺爱少子，始而专横气盛，泼辣固执，但又有母爱柔肠的满腹委屈，终而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太后形象，主要通过他们各自的语言神情，其次是他们各自的动作神态（如触龙的“入而徐趋”“至而自谢”等，太后的“盛气而揖之”“色少解”“笑曰”等），极为鲜明地活现在读者眼前。

其次，精于剪裁和严于章法，也是本文一大特色。篇首众多复杂事件，三言两语即交待清楚，篇末长安君入质于齐及评论，也都惜墨如金，高度简洁；而中间写“说”的过程却详而细腻，层层转进，写法或侧或反或正，时而闲话琐叙，时而追忆感叹，时而反问议论，极尽铺衍婉曲之致。且前伏后应，曲尽其妙：如触龙前述“不能疾走”“殊不欲食”，皆述己老态，以起下文“填沟壑”之语；前曰“太后玉体之有所郤”“日食饮得无衰”，皆指其老态，以起下文“山陵崩”之语；前称舒祺之“最少，不肖”，故后有位尊无功、奉厚无劳之说；前伏请补黑衣卫士令其有所自托，后应“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前有“计深远”“计久长”之伏，后有“为长安计短”之应……

从篇末的评论中，不仅反映出战国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的斗争，表现出对世袭分封制的某种冲击，而且对如何教育子女不要依仗父母财产权力的荫庇坐享其成，而应

鼓励他们培养独立奋斗、创业立功的自立精神，也富于深刻的启迪。至于触龙说服太后的巧妙婉转的方式方法，对人的灵魂洞察入微的心理把握，处处从对方本身利益着想的亲切热情的真诚态度等，对后世亦颇多启迪和教益。（熊 笃）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论语》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①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②。居^③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④，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⑤；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⑥。”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以使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⑦，如会同^⑧，端章甫^⑨，愿为小相焉^⑩。”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⑪。”

子曰：“何伤^⑫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⑬，冠^⑭者五六十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⑮，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⑯。”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① 子路：姓仲，名由。曾皙：名点。冉有：名求。公西华：名赤。四人均孔子学生。 ② 毋吾以也：无人用我。 ③ 居：即平居，平日。 ④ 千乘之国：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诸侯大国地方百里，出车千乘，称千乘之国。摄：迫近。 ⑤ 师旅：军队。饥馑：饥荒。此言国外有军队侵犯，国内又有灾荒。 ⑥ 知方：知道方向，懂得道理。 ⑦ 宗庙：古代帝王、诸侯、大夫、士祭祀祖先的处所。此处宗庙之事即指祭祀。 ⑧ 如：或者。会同：《周礼·春官·大宗伯》：“时见曰会，殷见曰同。”古代诸侯朝见天子之称。郑玄注：“时见者，言无常期。殷，犹众也。”后亦泛指朝会与诸侯间的会晤。 ⑨ 端章甫：端，玄端，古代礼服。章甫，礼帽。 ⑩ 小相(xiàng)：赞礼的人。古代行朝聘、盟会、享宴、祭祀等礼仪，必有襄助之人。其人曰“相”，其事曰“相礼”。作“相”的人身份有卿、大夫、士三级，小相是最低一级的士。一说“小”是谦辞。 ⑪ 撰：善言。称美以上三人的言词，而已见与之不同。 ⑫ 何伤乎：有什么妨碍呢？ ⑬ 莫：同“暮”。春服：夹衣。成：定。 ⑭ 冠(guàn)：古代贵族子弟年二十为成年，行冠礼。 ⑮ 沂：水名。源出山东邹城东北，西经曲阜，与洙水合，入于泗水，与大、小沂河不同。风乎舞雩：在舞雩台上乘凉。《水经注·泗水》：“沂水北对稷门，亦曰雩门。门南隔水，有雩坛，坛高三丈，曾点所欲风舞处也。”在今曲阜南。 ⑯ 吾与点也：我同意曾点的主张。

本文是《论语》中较富有文学色彩的一章。它通过孔子与其弟子坐而言志的描写,表现了四位弟子不同的性格以及师生对话时融洽的气氛。

文章一开始,交待了谈话的人物和方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这四位弟子环坐于孔子身旁。孔子最先发话,启发大家各言其志,起到了打消顾虑、缓和紧张气氛的作用,这符合孔子作为师长的身份,表现了孔子随和的性格特征。在孔子的启发下,子路不加思索,抢先回答。“率尔而对”,反映了子路急躁、坦率、爽快的性格。这种毫不谦让的积极态度与他那充满自信的回答内容相一致。他志向远大,声称能将困于战争和饥荒的大国治理成勇而知义的礼义之邦。这种谦虚不够、自信有余的态度引起了孔子的微笑。这微笑中,有善意的理解和宽容,也有不以为然的轻微批评,表现了孔子豁达的态度。冉有的回答显得彬彬有礼。他可能意识到孔子对子路不够谦让的批评,说起话来谨慎得多。他愿意治理一个小国家,先是说六七十里见方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小国,并将礼乐方面的治理让诸君子,表现了他极其谦让的态度。公西华的回答更加谦虚。他不自诩能治理国家,而委婉地表示,愿意作为一名学生,学习怎样治理国家。他们的回答符合孔子的道德规范,思路相同,但个性各别。在四位弟子中,曾皙的回答最为出色。他的出场就不同于别的弟子,子路等人坦陈志趣,而曾皙一边聆听孔子与他们的对话,一边悠然自得地鼓瑟。这一举动恰好反映了当时和谐对话的气氛。孔子提问时,曾皙鼓瑟正近尾声,他铿地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回答。这些似乎很平常的动作描写,生动地显现了曾皙洒脱而又知礼的形象。曾皙的答辞不同一般,他没有直接用理性的语言述说他的志向,而是以形象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太平盛世的和乐景象。在他那充满诗意的理想蓝图中,人们潇洒自得,乐趣天然。这一蓝图既符合儒家礼义之邦的治国理想,又符合孔子晚年隐含的出世隐居的心态,深深地打动了,因而喟然而叹。这喟叹既表现了孔子对曾皙言志的赞许,又表现了孔子对曾皙构画的理想境界的向往,师生之间得到了感情上的交流与共鸣。

文章以孔子启发大家言志开始,以弟子们的言志而展开,最后又以孔子的评价而结束,结构完整,对话简短生动,人物富有个性,在先秦散文中算得上佳作。(周勋初 胡传志)

季氏将伐颛臾^①章 《论语》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②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③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④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⑤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⑥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⑦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⑧,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⑨,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⑩。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⑪之内也。”

① 季氏:春秋鲁桓公子季友的后裔,又称季孙氏。颛(zhuān)臾:春秋小国名,附庸于鲁国,在今山东费县西北。相传为伏羲之后,风姓。② 冉有:冉求,字子有。季路: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一字季路,有勇力。二人均为孔子弟子。③ 有事:指有攻战之事。古以祭祀、盟会、兵戎为国之大事。④ 东蒙:即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南。因在鲁东,故称。⑤ 夫子:古代男子的尊称。指季孙氏。⑥ 周任:古代一位有名的史官。⑦ 相(xiàng):辅佐。⑧ 兕(sì):野牛,一说犀牛。柙(xiá):关野兽的木笼。⑨ 费:今山东费县。为季孙氏的私邑。⑩ 辞:找借口。⑪ 萧墙:古代宫室用以分隔内外的当门小墙。《论语·季氏》旧注:“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